

# 世界論壇

第一卷第三十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每星期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加郵費二元郵票代價以一分五厘者爲限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北平石驢馬大街九十八號電話三三四

發行者：文心書業社

北平東城米市大街電話東局二四九

## 民治主義到那裏去？

這是英國大學者威爾士 H.C. Wells 近來發表的一篇論文，載於巴黎出版的法文時人月刊，觀點雖不盡如人意，然而內容，尙充實。茲譯出以供國內留心於民治主義政制的人士之參考。

我們是處在一個新世紀的起首。就這個新世紀將要表示的普通象徵來說，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修正的民治主義世紀。我所以選擇這個名辭是要表示它與將要結束了的一個時代——上升的民治主義世紀——的關係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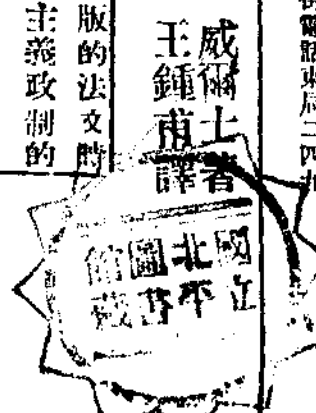
多數智識階級皆能承認十六世紀是上升的民治主義的結胎時代。十七十八兩世紀是它很困難的分娩時代。十九世紀是它登極造頂的黃金時代。我們叫最後一個世紀爲近代的民治主義時代。

這個世紀的文學，藝術與政治生活，都有時代的特色不與任何以前世紀的人類活動相同，而且有天淵的差異。近代民治主義的潮流，已經滿溢了全球，已經達到了它的最高峰

。我們現在有一個疑問：是否它已到了降潮的時機，是否也要「盛極而衰」呢？

民治思想，自從十六世紀封建制度崩潰以後，才在人類文學政治藝術的作品上，發生實在的影響。民治主義的初次

一	民治主義到那裏去？	王鍾甫
二	印度的土地問題（續）	劉雋
三	在國社黨的獄中	羅琪
四	教育從業者底信仰	王西微
五	一個女劇員的生活與創作	張曉梅



勝利，就是過去制度的開始破壞。所以民主主義在許多方面，表顯厭棄極勢的意義。

它正在勝利近行中，民治的精神在文學藝術，和政治生活上都有許多新的形式，新的變化。我們把它們在下面一一說明：

在政治方面，民主主義產生了一個由國會選舉出來的政府。而國會本身，又是由選舉而來。有選舉權的人數，日見增加。一切人民，由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但在六百年以前，有誰知道這樣處理國家事務的方法呢？在古代，更無此種方式。希臘共和國，羅馬民主國雖有會議，集合全國人民，討論政務，但是沒有代表制的團體。即在十六世紀以前，法國英國的議會也不是統治的機關，而是完全處於附屬的地位。今日各國實用的政治方法，採用的政治理論，是為十一世紀以前的學者，夢想不到的。

這個世紀的文學，也有一個新奇明晰的特徵。從前的文學，多是關於帝王，諸侯的紀事。英雄首領的描寫，但是從民主主義的光輝，照滿了宇宙以後，描寫人物作品，敘述個人及社會一般生活的小說，才擺脫了一切政治意味，一切社會機能！才有平民小說的出現。譏諷自命不凡的貴族，訕笑武士階級的遺風。文雅的語調，聰明的談論。不再是特權階級的專利品，而成爲野俗之人的家常話了。當近代民主主義達其極點之時，平民小說也有充分的發展。近代平民小說的一般特徵，就是以無公職的羣衆，爲其描寫的對象。宗教理想，政治活動，在近代小說裏，沒有一種生氣活潑的形態，做爲論究的題目，討論的材料。因爲小說批評家，否認牠們在小說中的地位。

當個人的發展，到了極點，成了公民，做了全世界一部分的主權所有者的時代，而在文學上，全世界倒成了一個紛散的羣衆。偶然看起來，這是似乎不合情理，然而詳細觀察起來，這也沒有什麼矛盾。因爲現代民主主義的文學，不過把牠在政治方面的發展，所掩藏的真理，暴露出來罷了。這個真理，是什麼呢？就是；近代的民主主義並不是社會存在的永遠的形式，政治生命的固定的標準。而是廣漠解體的一幕而已。

在過去的最近三世紀戲曲裏，我們也容易找出同樣的認識來。從前戲曲中的個人，僅是與上帝或地獄有關係的個體。民主主義又發達以後，戲中人的個人，才成了浮誇，猜忌，愉快的化身。

這個時代的圖畫，也可證明近代民主主義的概念，是一切有力的綜合之分解，一切偉大的建設之擺脫。以前社會裏的圖畫，不是獨立的，本身並不自成一種東西，而僅爲他種物品的裝飾部分。或爲一種有政治及宗教意義的圖畫。但自十六七世紀以來，所有的圖畫，不復僅爲祭台和宮殿的附屬品了，自己已經開始了一種獨立的生活。今日的圖畫專家，是浪漫式的，是無政府的。他們輕視一切集合的實體。他們完全隨自己性質所好，意向所趨，而來繪畫。專爲繪畫本身的快樂而來繪畫。

以上所說，就是要證明這一件事；在人類活動的幾種重要形式上，民主主義的表現，不過是某種連東的廢弛，某種關係的解體罷了。

近代民主主義，並不是一種輕而易舉，未曾遇着抗力的運動。牠會極力做過反抗君主，反抗貴族，反抗特權階級的

爭鬥，企圖消滅一切舊代的習慣，一切固有的勢力。人人平等的觀念，是由長久奮鬥的結果，才成今日不移的定論。但是這個人人平等的觀念，還受地理，社會，種族的限制。一個國民雖然在本國內不願有任何高於自己的階級存在，可是他對於不同種族，不同文字的人民，又要劃出一個不可逾越的界線來。所以近代民主主義時代也是國家主義大放光明的時代。在人類歷史上，民族間的競爭，國際間的鬥爭，還有比這個時代，更嚴重，更殘酷麼？

但是民主主義，在他的發展進程中，所受的最大阻力，還不是國家主義，而是集中的經濟力。大企業的範圍，日見擴張；現今包括了一切商品的生產，獨立的小企業和中等企業完全被這個有勞力有科學組織的大企業蠶食了，吞併了。當大企業吸收小企業的時候，個人所受的物質上的壓迫，是如何呢？

這是民主主義的矛盾；這種偉大的壟斷的企業，完全是民主主義科學發明和企業精神發展的結果可是與民主主義本有的情感——人人平等的精神——不免互相違背，這種大企業的存在和成功，基本在乎機能的專精和有等級的複雜組織，少數執事者固有充分創造的自由，而大部分人員則變成機械式的簡單的備役。美國關於「托拉斯」的立法，英國同情於「分配的國家」的運動，不過是要調劑經濟的實際與民主主義的理想罷了。社會主義的運動，就是經濟生活民主化的企圖，與政治民主化有同一的意義。

民主主義到了現在有了一個間斷，一個停歇。自從歐戰，我們對於政客的代議制政體，表示懷疑和不滿。現在在意大利和蘇俄，代議制的民主政體，已走進了黑暗之路，也可

以說已經宣告死刑了。然而平民之間，對於這個制度的仙逝，未曾有憐惜的表示，和眷念的同情。這不足證明代議制的政體已經入於末路了麼？

在過去許多世紀中，統馭世界的民主主義，無非是意志自由，思想解放，統治階級的告終，限制束縛的消滅，這種分解已經進到了極點。人類在政治社會上必須有一種強大的有力的組織，在智慧上必須有一種新的方向，這種新的需要，新的要求，決不是一般普通選民和由他們選舉出來的政客，所能應付周到勝任愉快的。

以前雖有許多關於選舉制的改良，可是都不曾醫治其癥結所在，這個困難在乎一般人民對於公務，漠忽輕視。普通的選民對於一張選舉票，視同兒戲，決不見一票之微與世界秩序的關係近代民主主義的政治，顯然是表示一種事實：就是民主主義的降臨，並不是符合於政權由少數人手裏過到多數人手裏的轉移，而是表示這個勢力本身的消滅。

並且投票權僅是防衛的方法，而不是建設的工具。民主政體，當正須偉大而緊急的建設的時候，祇有破產而不能勝任，民主政體不能產生有活力的政府，不能產生有創造力的政府，不能產生大膽敢為的政府，不能產生有先知之明的政府。在民主政體之下，人民的無上最高意志的動作，在乎當行普通選舉的時候，祇憑一時的輕動，而可辭退一個政府，這是何等滑稽的事體，兒戲的舉動。

但是我們如想回到民主主義以前的小王國制度或貴族政體，自然是無希望而荒謬的企圖。現在有沒有一個更強大的力的政府的一種形式的出現的預兆呢？現在惹人注意的，却有兩種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法西斯蒂運動，這兩種運動，

都是以青年爲其中堅，爲其命脈。任何人皆得加入他們這種運動，如果他願服從他們的紀律，適合他們的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合乎民主主義的精神。黨的運動超越他們整個的生活。他們委身到這個運動，是有一種宗教式的精神。然而在今日無有宗教能使生命良心發出這樣偉大的力量。一切皆隸屬於這個運動所逐迫的目標。這般青年人們對於公務是如此的顧慮，如此的有興趣，甚至於爲他準備着一切犧牲，他們不顧一切危困而從事於一切的冒險事業。這個活潑敢爲的少數人民的存在補足了一般選民漠視公務的缺憾。在十九世紀中，這般青年未曾受過這樣的興奮，他們的努力或者消費在議會政治之上。現在呢？大部分青年的活動是在會議事務之外而發展，並且他們的活動甚至是有力的反代議政體的活動。

我所以期待人類歷史上新紀元的誕生，是因爲我有一個

## 印度的土地問題

(農村階層的分化)

印度農村以前是各自隔離的農村人民生活分成各種階層。現在可又不一樣了。自從亡於英國做了外國的奴隸以後，印度產生了一種新的勢力就是金錢財富和商業市場的勢力。舊地主階級的勢力決不能與金錢勢力並駕齊驅，他們只有屈服之一途。代他們而產生的就是富有的高利貸者城市資本家，新暴發的地主等等。許多在以往因爲有血統的權利，而寄生於人們身上的「布拉明」(Brahmins)現在墮落到伸手向人求乞的地位了。而高利貸者，商業資在家，或新發財的地主，

信仰，這個信仰是什麼？就是，在漠視公務的羣衆中，而有十分嚴肅的少數人民的存在。在一般紛亂之中，設無這種嚴肅的熟思的少數人民，任何宗教，不會發生，任何歷史上偉大的建設運動，不會成立。他們是推動力，創造魂，他們能忠誠，能忍耐，能盡心努力，能爲高尚遠大的目的去奮鬥！現在的制度，不能使他們滿意，傳統的信仰，不復束縛他們的。惟有一種偉大的建設的意念，能強制他們的心靈，與奮他們的組織，這種智仁勇的青年的集中，這種宗教式政治運動的狂熱，不是表現一個偉大的新世紀的開始麼？我們有何所見而來反對這個以世界爲單位，以社會統一爲職責，在短期中吸收了各地人類中間最活潑而肯冒險的少數人民！——也就是我們所應當考慮的唯一人類——來參加這種偉大的宗教式的政治運動呢？

劉雋譯

則盡量在他們勢力之下的勞動者身上榨取利潤。由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分化，舊階層就開始失去他們的舊有勢力。但是上下階級的劃分，互不和協，這是帝國主義者所最歡迎的。也是地主高利貸者，以及一切依靠租賃土地重利盤剝，和榨取他人勞動力的上層人們的代表所極願意的。以前奴隸的主人必須將人類分成可恥的階層。不僅是這種階層制度。就是印度教和回教以前也顯然不相和協的分成上下等級的部落。現在這些對於人民却不比以前有同樣的勢力了。雖然有些地方印度教的農民的血，被回教的蜘蛛式的地主高利貸者

所吸吮。在另一些地方，回教的農民的血又被印度教的蜘蛛式的地主高利貸者所吸盡。

但現在印度是被資本勢力所侵入。而將人民分成新的類別了。以前是依照宗教和部落種別而分的階層。現在的階層却是開始聯合一切為印度民族利益或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人們來組織。有些地方，私有的財產，在生產方法上，增長發達；這裏僱用人家的勞力的人們日增。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機器，為自己的利益而僱傭勞工，以致在這種社會內不可避免的發生兩個營壘。一個營壘是由一些自己無恒產被迫出賣勞力。用他人所有的生產工具而工作的人們組成的。另一個營壘則由一些自己有財富。而專門以剝削他人勞動力為能事的人們所組成的。資本與勞動在每個布爾喬亞的社會裏面。是兩個無可調和的營壘。在印度同時有英帝國主義與印度民族之間的鴻溝，這種分化的對立日益尖銳化。英國資本勢力統治印度，操縱印度。但是印度本國又有印度城市的布爾喬亞，及印度教與回教在孟買（Bombay）亞麥達巴得（Amedabad）等地握有工廠銀行，商行，輪船商店，以及倉庫棧房之所有權者。

印度又有在英國人和印度人資本經營的工廠中。作工的無產者。印度的剝削者。用盡方法防止印度農村中的階級鬥爭。他們抱着這一目的申明印度農村並無階級。他們設法維持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和平。實際上資本勢力的發展已將印度農村關係的全部舊制度完全推翻。外國侵略者的剝削和壓迫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奴役壓榨，使農民難以忍受。因為農村已不能依照舊方式生活。而帝國主義者及其食客則設法用束縛方式再加以新的僱傭奴隸制度。以維持舊有的奴隸的統治

。資本主義是僱傭勞動的制度，而封建制度則為貴族地主鞭笞奴役的最高權力。印度却二者兼有。

牠已從原先的地位，向資本主義方向移動，但又不能徹底改造，因為帝國主義還在鼓勵舊的奴役制而使之延續下去。然而，資本主義的勢力，在下面的事實中，已經是極明顯的了；（一）舊的自給自給的農村，已經變成市場而工作的農村了。因為財產不均，日甚一日，農村社會中，剝削底現象日益顯著，整個農村社會更加分化。社會權利漸次地被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及富農等上級階層所剝奪。當黃麻價漲時，農村就多種黃麻；棉花價落時，又減種棉花。（二）除地主中的多數，租土地給佃農，而自己坐享剝削佃農之利，以致富者外；更產生一種新的地主兼佃主的階層；他們自己經營自己的田地採用更多的現代的工具，種子，肥料和僱傭勞工。（三）除上述二事足以說明資本主義在印度的勢力外，在另一方面，還有更顯明的一個事實。那就是本來利害一致的印度農民的內部，現在也逐漸分化起來，少數富農和農村布爾喬亞逐漸形成。擁有多量生產工具的富裕階層，用長期僱傭勞動的方法來耕種他們的土地除農村上層的富農以外，農村下層自然就產生了很多除勞力外別無所有的長期的或按日的佃農階級。佔印度農民大多數的農村窮人既然缺乏耕種土地的必需的生產工具，他們為得生活，便只好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不過他們中間的大部分是連這點可能的權利都被剝奪去了。因為城市工業不充分發達，農村又正感到衰微的困苦，他們既不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也不能在農村出賣勞力。他們的土地被剝奪，完全破產，變成貧民，呻吟於

飢餓痛苦痛下。在貧農富農之間又有一種中農。這種中農不常僱勞工。他們缺乏土地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壓迫剝削，飽嘗困苦，但是他們還可到市場賣出他們一部農產品，在豐稔年頭。僅能出入相抵。

印度多數地方已經形成了商業化的農業區域了。這些地方大都是為市場的需要而耕種特種的收穫物品。例如：得坎「Deccan」是產棉區，孟加拉「Bengal」是黃麻產區，益查布「Punjab or Panjab」是產麥區。緬甸「Burma」是產米區，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是糖甘蔗的產區。此外瑪德拉斯「Madras」、孟買「Bombay」產煙草。奧理薩「Orissa」及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s」產落花生。在阿撒母「Assam」還有英國種茶區域。這些地區，都是依靠市場而存在的。這裏的以買賣這些收穫品為業的地主高利貸者，商人，富農，少數已經很快的發財。而在這裏的無土地的。或雖有土地而不多的勞苦農民，便很快的變成農業無產者；在這裏僱傭勞動者被地主高利貸者所榨取資本的勢力超於一切生產形式。資本主義在這些地方的發展不是偶然的實現也不是完全的而是段片的，非常利於習慣上的奴役制度。在開始經營一個大的資本主義式的農場以前。地主即強迫佃農在租田上播種，最合他的利益的收穫物。他給予改良的種子，借給牲畜農具，以便保障自己的最有利的收穫。他利用牲畜，機器和勞工，首先在先見的土地上探行資本主義式的農場，於是他就變成麥棉黃麻甘蔗巨大的供給者，他由租賃土地，奴役佃農的地主，一變而為剝削僱傭勞工的麥棉黃麻等的製造家。

富農大都常常在歉年借貸他的剩餘生產品及芻草給貧農

中農，然後又強迫他們為債務而替他工作。此外就印度大多數農民之缺乏牲畜，尤其是飼畜的芻草而言，印度常有租佃牲畜及農具的制度。事實上一個租借牲畜農具而耕種自己一塊小土地的農民就不是為自己而工作，而是為那租借牲畜農具種子來收。利益的人們工作的。往往一個富農就是農村的商店主人，他除賤賣給農民，而把債務者的收穫當半價收回。

因為印度農村人口的大部，都是租借小塊土地來報效富農的人，所以富農常由高利借貸而致富這是不足驚異的。他使人們為他工作並不是僱傭勞工，而是債務奴隸。他跳到農民背上像一個新的奴役佃農的地主一樣奴役他們。印度農村的惟一空氣被可恥的奴隸病所傳染，人民之被蹂躪已達極點，祇要有一兩條牛，些微剩餘的種子芻草食糧，或少許餘資餘貨，不僅可變成主人，而且是每個人見了都要向他致敬的尊主，剩餘土地之於佃農有無限的威權，在印度的自由土地上，沒有自由農民的田地。富農在各方的土地成爲一個單位，連結他們的良田，奪取水利，土地和水利便是奴役人們的方法。農村勞苦的和被剝削者就是奴隸。富農可以用好條件租到土地。在他們看來土地不是食糧的源泉而是發財之道。富農又可以用高價分賣物品因為他們能够等待價格上漲，他們接近市場不致吃虧。在大多數農民看來土地不過是終身奴役而已，是為終身不能逃避的地主及高利貸者做苦工而已。帝國主義地主以及資本家常謂，只有合作才可使農民從高利貸者的密網中解放出來，這只是一種欺騙。

他們只借款給地主，高利貸者，富農，做補助他們發財的工具。

但是印度還有無數的農業無產者。每年不下千百萬勞工從瑪德拉斯，孟加拉，聯合省，貝哈爾，奧理薩到阿撒母的產茶地。從貝哈爾，奧理薩的北方，來收穫孟加拉的黃麻棉花，或從瑪德拉斯的上部到三角洲地方。千百萬苦力到錫蘭產茶地，有非洲等處工作。農村勞動者的無名主人今天是人，明天又是那個人，今天在這地方，明天又到另一地方，比較一般終身老在一個永不釋放的犧牲者的身上吸血的寄生蟲是更有利的。

農村貧民也變成按季工作的工資勞動者，他們一部成為僱傭工人貧農往往就是終身向地主納租的耕種小塊土地的農業勞動者，然而，就缺乏工作與土地而言，可憐的農民就陷入極貧困的生活中，他們的命運就是負擔地主的勒索奴役，重利，債務和階級壓迫，假若農業勞工是由貧窮階級出身，不能跳出故鄉，他就得特別受野蠻的奴隸制度的痛苦。據一九三一年英屬印度的口調查（印度本土各州在外）印度農村七千五百五十萬戶口口的百分之二十二都是農場勞動者或農村奴隸。在帝國主義的耕種地內，還有半強迫的勞動。他們待勞工如牛馬，強迫他們屈服於殖民主人的暴虐之下。有些地方的殖民主人給他們小塊土地，命令他們服奴役，將他們的工資，減至悲慘的水平。同時許多地方的封建奴役，又把農業勞動者趕入債務奴隸的地位，或令做家庭僕役，聯他們的全家都被奴隸化。

倘若農業勞工是所謂下等部落裏的人，——那就是說沒有任何人權，其地位還在一般最下等的印度人以下——那就簡直毫無憐憫地大被剝削其生活與牛馬相等。印度農業無產者是由債務的奴隸，絕對貧困的飢餓農民，沒有人權的苦力，以

及為工資而工作的農場勞動者混合組成的。他們為生活情形所逼迫漸至達到那樣單獨成爲一個營壘的地位。市場的壓力，金錢的權威，新資本家的命令，逼迫這般可憐蟲另尋出路。他們要從地主高利貸者，和稅吏威勢絕大的地方，逃到沒有這些惡魔勢力，又有很多自由未分配的土地，而極需要勞力耕種的地方，這些地方便很快的產生了富農的農場，於是僱傭勞動力的需要，就大起來了。但是即在這些地方，帝國主義者也把土地交給大地主高利貸者商業資本家手中了。在叢林一角所有的未墾地及半墾地，便是千百年以來在人口多的舊地方的奴隸底「安樂窩」。不過就是這裏也少有空間容納他們。在另一方面因為農民被未繳納的租稅勞務義務，及債務把手足都束縛了，而印度却有數百萬畝的土地仍然荒着。農民沒有強壯牲畜和好的農具，來耕種新地。他們受英帝國主義及地主高利貸者的鎖鏈束縛着，只能守着那些勞而無心的小塊土地，耕種所產，尚不足維持生存而免於饑餓。

印度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發展遲慢，千百萬的人民，勞力所得不能得一般穀米，多因饑餓疫疾而死亡。但是印度仍然要供給英國工廠的原料，又要做英國貨物的銷場。印度輸出多量物品到海外進貢，而印度農民常無力負擔，同時全國也因工業落後而致瀕於死亡。帝國主義的城市，奪殖民地農村的棉花和鋼鐵，而印度人口的大多數却長期無工作，缺乏各種食用物品，工業工人極少，工業在帝國主義惡魔的高壓之下，永無發展之望。同時有知識的印度法律家，資本家商人的千百萬的虛比却投到土地上，對農村成了新的負擔，新的奴役。印度農村中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識字，沒有醫院醫生而由農民身上榨取的稅款的三分之二，是作

壓迫印度，維持英國軍隊，警察，官吏的用途。

英國資本勢力，把印度置於野蠻奴隸底壓迫之中，要印度勞苦羣衆來負擔這個恥辱落伍的責任。

印度各地之生產麻棉花生米麥等物，不是完全爲本國市場，而是爲輸出以便償付殖民地之貢獻之用。但是因爲印度農村，像牛馬一樣的工作，他們的田地果園所產的物品，却被歐洲非各洲，有現代機器技術生產的國家的競爭擠所排印麥的銷路不暢，棉花被美國和非洲的棉花所打壓，糖蔗受爪哇古巴菲律賓的產品所威嚇，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叢林中，落伍者必遭打擊，所以印度也在各資本主義互相敵對的打擊之下，受盡痛苦。越替剝削的寄生蟲竭力工作，國家的奴役窮困和落後的程度就越利害。

過去四年來的急性貧困，無希望的破產饑餓，足以喚醒一般勞苦者，對於本國農村真實地位的認識。這正像一場狂風大雨經過農民的茅屋倉房，四處播散災荒和悲慘的種子。農村出產物的價格低落至三分之一以至于一二分之一，農民生產的原料價格銳減。輸入美國的原料特別跌價，饒富的帝國主義國家，向來以奴化殖民地爲目的，現在他的資本，却被自己所有的財富所蹂躪，資本主義國間的爭奪，仇視，經濟的無組織，羣衆的破產，等等現象，已達到使市場無顧主的非常時期了。停工的工廠不再輸入印度的原料，印度是一個殖民地，所以必須做他國製造的附庸。不錯這個危機也打擊地主，高利貸者，工業布爾喬亞富農等的利益，但最大打擊，自然還是打在勞苦者的身上。農民無錢耕種，又必須繳納稅款，利息與租金。這幾年來，從印度匯到英國去的現金，

超過二十億金盧比。這些都是榨取印度人民至於死亡饑餓的資金，近年英國在農村中，遍布軍警，強迫農民納稅，還債，繳租。平時農村常常不能養活，貧困已極，因爲租稅的壓迫，高利貸者地主的窮困極惡，迫着他們增加生產，賤價出賣物品，現在因爲市場普遍的停滯，工人的失業，物價的低落，使他們已陷入最後的絕境。但是他們仍被迫着繳納租稅這種租金，在世界危機很早以前，就已膨脹到只有農產品的價格漲高，農民才能繳納的水準以上。高利貸者的貸務的因刀爲物價跌落農民不能償付，已經刺入農民身體內。稅吏勒索農民，而農民亦無錢應付。同時千百萬的城市工人（鐵路工人，建築工人，資本公司及帝國主義耕地的勞動者）和手工業工人，失去工作或被減低工資不能生活，都跑到農村來就食。這一危機特別在種植黃麻棉花米，油子，的緬甸，孟加拉，判佐布，聯合省，孟買，貝哈爾，瑪德拉斯等地方發生大的災荒。無望的貧窮沒有救濟善後的可能。農民用他們的血淚來澆潤他們的收穫，將土地送給高利貸者，因爲他們已被債務的圈套所縊殺，他們還是被強迫着再生產低廉價格的農產收穫。

這個危機並不能減輕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並不能減輕地主高利貸者的奴役。反而更加强之。同時，當農民大部無疑的陷入破產狀態中的時候，而資本勢力即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還得了新的勝利。聯合省孟加拉，瑪德拉斯等地的資本家地主富農等已有一部開始生產糖甘蔗，強迫佃農種植，因爲供給英國以印度糖這是有益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在信德(Sind)喇其普他拿(Rajputana)和判佐布等地已在增加上等棉花的播種。經過四年多的飢餓敗滅，已將百數萬的印度農



民變成無土地的勞動階級，加重農民羣衆對帝國主義地主高利貸者的負債數額，使農民依靠他們生存使欺詐的英國金融資本家發了千百萬的大財，又使地主高利貸者富農等獲得百高萬畝的農民土地，實現上層富農和土地攫奪者的少數特殊集團的致富之道。一班假裝爲印度民族之友的人們，散布欺騙和奸詐的宣傳。他們說，這些痛苦，都是由於物價跌落，工業停辦，失業增多而發生的。我們只要從下面疑問中就可看出他們說的全是假話。如果物價跌落，工業停辦，失業增多，是痛苦的原因，這也不過是直接的近因罷了。否則這些原因。又是由那裏來的呢？

## 在國社黨的獄中

原文載在「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八月十號及十七號兩期上，是由一位釋

出來的囚犯寫的，交由該報的駐德通信員寄至英國發表的，

十二月裏的一天早晨，兩個「秘密國家警察」來找我，他們仔細的問我，特別問地找關於幾天以前收到的那一封信。後來他們告訴我，我是被逮捕了，必得跟他們走。其中一個說，「我們警告你不要想逃跑，我們帶着槍，你若作出一點可疑的行動，我們就開槍。」他從衣袋裏取出一柄手槍向我示威。我被帶到「附近的警察所，被關起來了。」

晚間這兩個警官又到警察所來，我們就坐了一輛私用汽車到阿爾布雷希街（Pring aliechstrasse）街八號去，那裏是「秘密國家警察」的總部。我被帶到一間屋裏去，在那裏是

四年來的衰落毀滅已告訴我們，在衰敗之中，有錢有勢者往往更可富強，不過犧牲勞苦人民和被剝削者的利益，使他們更窮更賤，終至死亡而後已。富有勢者現在在印度還在利用這個機會尋找自己的出路。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的使印度奴隸化，印度國內的寄生蟲更進一步的毀滅大多數人民。這個危機指示給印度的勞苦被壓迫的人民一個惟一的教訓就是：他們的拯救只有從，自覺，組織中對壓迫者剝削者不妥協的鬥爭中才能達到目的，決不是和他們講和平便做得到的。和他們講和平便是自己做奴隸甘於毀滅。

羅琪譯

被搜查了，我的日記本及幾封信都被搜去。屋的中間放有一只棹子，靠牆有一張寫字臺。五個警官圍着棹子坐着，命我坐下。我是被追詢着關於在我的文件中找出的人名及住址。（同時我的住屋也被搜查了，除了幾封無關係的信，什麼也沒有得着。）一個問題極端急速地跟着一個問題，如是一點鐘一點鐘地問下去。

已是在半夜後了，這些警官一面問行我，一面打我。我的頭痛了。在晨間兩三點鐘的時候，其中的一人念完一篇陳述，要我簽字。我正預備去簽字時，我注意到那張紙是很巧

妙地的摺着，紙邊幾乎是看不出來，當折開一看，原來他們留得有空白，預備填上那些我絕不肯簽字的話，不是，無論如何下面總是有我的簽字。

五對眼睛緊張地注視着我。我把筆放下，我說：「我很抱歉，我不能在這樣的陳述上簽字，一個警官乾燥地，若有其事地說：『要是那樣，就算我們倒霉得了。』」

我被帶進地室裏去，被關在一間小屋裏。我倦極了，就倒在一個草墊上睡下。

第二天，他們告訴我，警察從可靠方面得到下列報告：第一，我會帶過五百本「褐色書」到德國來。第二，給作違法政治活動的人的信送到我那裏，由我轉遞。第三，我會試蒐集搜證據，計算着去證明黑衫團(S.S.)與褐衫團(S.A.)的武裝及組織已到了違反凡爾賽和約的程度。

他們告訴我，否認這些罪狀是無用的，要我告訴他們那些「褐色書」送給誰了，利用我住址的人是誰，關於黑衫團及褐衫團的報告藏在什麼地方。

我回答說，我僅有一本「褐色書」，那是在我屋裏找着的，關於第二及第三兩項罪狀，都是不確實的。於是，有一個警官對我說：「這樣你是什麼都不知道，是嗎？」說完就在我頭上打了一拳，其力之猛使我覺得屋子都在轉圈，我就倒下來了。我躺在地上還是被踢打着。

「站起來！」其中的一個叫着。我很艱難地爬起來。又以同樣的問題問我，我們頭又被打，直到我倒下去，在地上又被踢打着，這樣的情形演了好幾次。

以後他們又帶我到地下室去。我在一條坐得有其他男女犯人的長凳上坐着。有的是才來，有的是已被審問過，臉上

青青，留着血。我不斷地咳嗽，吐血來；我是極端地痛苦。

到了晚間九時，叫出幾個名字，我個名字也在其中。我們列了隊，由「秘密國家警察」的警官押着，開步走出來。一輛囚車在院中等着我們，一個警察對開車的喊，「到科魯比亞去(Columbia)。」

這科魯比亞街是在柏林之西，街之一邊是警察及黑衫團所住的營房。街之另一面即是山空地圍着的從前的陸軍監獄。這地方現在叫作科魯比亞大廳(Columbia House)是「秘密國家警察」的候審監，黑衫團的人開玩笑地叫他作「科魯比亞酒吧間」。

我們從車上下來，對着牆列了隊。黑衫隊的人用拳擊腳踢款待我們，不斷地喧嘩着。我們由一個警官檢驗着。他用一個聽筒查驗我。我是異常的痛苦，幾至不能站立。他吸我深吸一口氣。我這樣作了，就起始咳嗽。血從我口裏流出來，他對一個隨從說，「帶他到醫院裏去」。

我被押着坐了警車離開了那裏。值日的警官給了我一個輕忽的檢驗，打了一針嗎啡。我在醫院住了約三個星期。大夫與隨從都有禮貌，就是很冷淡，「秘密國家警察」的警官來審問過兩次，他們說我將以作兇殘事業，賣國，偵探等罪被審問，他們拒絕以底細告訴我。他們說，「你現在覺得你在醫院裏平安。等着你出了院，你一天將挨五十牛皮鞭，那樣就會教你供出來。」

他們告訴丈夫要我把他轉移到一個集中營去。放是大夫就命我離院。但是我仍被帶回到「科魯比亞酒吧間」來了。我的囚室是三碼長，兩碼寬。對着門放着一個矮的木架

，上面有一草墊，兩個舊甌。地上有一個爲盛食物的破和一個杯。木架之上是一個有鐵欄的窗。門上有一個小圓孔，獄卒對我說，無論何時，門開了我就得站起了靠着室背立正。說出我的囚室號數和我自己的號數（每一個犯人有一個號數。他加上一句，「你聽見嗎？」我回答說「是」。他說，「對我說話時得立正，你這狗。」接着就在我臉上連着打了幾下。

兩點鐘過了，他下班了。新獄卒又到我囚室裏來了。他喊着「流氓」，我又被打。如是的，繼續下去，每兩點鐘換一個獄卒；每兩點鐘換一次拳頭。

獄犯大半都是一人一室。食物是既壞而又不够。我們不許看東西，寫東西，白天也不許下。我們很多的人因爲食物不好，都犯着腸病。

在夜間，我們是常被監視。電燈是繼續地開上，每次我們得站起來立正。這簡直使人不能睡覺。每夜都有擊打及號叫的聲音響應着。當離開醫院的頭一夜，我被強拳打在臉上，打落了兩個牙齒。腦袋內就覺得像開水盞似的攪着。

監獄裏的大夫是S某，他用一個隨從某作助理。他們最愛對犯人說的話，是，「振作起來——這裏不是養病院。」他們也喜歡打犯人。猶太犯人是待得最壞的。

第二天早晨，我被帶到地窖去，要我作一個全供。但是我沒有可供的，我於是挨了五十牛皮鞭。以後我就得在我的囚室中站着不許動——劃了一道白粉線，我的腳不許踏過去。我如是站了二十七個鐘點——這是正月裏的天氣，而窗戶是開着的。我倒下來兩次，失了知覺——我被水澆醒了，但是還得去重站。

沒有一天不挨打就過去了的。當我在醫院的時候，曾送進去一個挨了二百牛皮鞭的犯人——後來我看見，他的臀部成了一團糟。他因爲痛極了，試着躲避他的執刑書，於是在肚子上被踢了，結果得了腹傷。

一天我的囚室門開了，兩個黑衫團的人進來。他們說，「你最好是承認一切」。我說——「我沒有事可承認」。其中的一個就走出了室外。另一個說；「我只要去報告，我打你的時候你圖反抗，我爲自衛而開了槍。你明白嗎？三分鐘後我再來。」

三分鐘後他回來了。「你已想過來了嗎？」我沒有說話。他於是叫起來，「站起來對着牆」。他拿手槍指着我，但是他沒有開槍。他說：「你這狗，不值得給你一子彈。」其實我實在覺得他是不會開槍的，因爲在我這囚室裏的一切舉動，鄰近的囚室都是聽得見的。

但是，第二天我被帶到地窖內我以前從未到過的一間屋子裏。這屋子是在半黑暗中。室之一角有一個棹子，上面有紙筆及墨水。牆上是爲子彈穿了無數的眼，這牆上還有好些褐色的條道作點綴。我覺得我週身都凍僵了，但是被那管理的黑衫人的聲音驚動了。「到現在你願意供出來嗎？假如你有什麼話要寫出來，這裏有紙和墨水」。我說我是無事可供。

他喊道：「對着牆站起來！」我站起來，而對着牆，注視着牆上的槍眼，碎了的石灰，和那些血。一個聲音在我背後喊着「預備——放——」，接着就是兩響。石灰飛起來圍着我的頭。一陣突然的痛苦的痙攣把我心絞住，我就倒下去了。當我將失去知覺的時候，我隱約聽到高的嘶笑聲。我躺了

三天，我的心老是強烈的跳着。

每兩天或三天犯人都要被帶到院中去操練。我們要用青紫了的身體作頂吃力的運動。以後還得在守衛者的譏笑中盡力的爬到院中的樹幹上去。這種運動叫做「熊舞」。

一天我們在阿爾布雷雷街作工。我們中三個人被帶到樓上去，對着牆等了五個鐘點。我旁邊一人是德國某黨青年團的領袖阿倫斯（Arrens）我們被帶到一個小辦公室內——隔屋的門是開着的，我們看到那面有些興奮的行動。那些警官跑來跑去，有人喊着，首領來了，過一會高林（Gosler）來了。他穿着褐色制服，帶得有幾個隨員。我片斷地聽着他與阿倫斯 Arrens 說的話，最後阿倫斯說，「總理先生——高林是普魯士邦的總理，」若是我死了，另外還有十個人可以代替我。」兩天後，我在作「熊舞」時看見阿倫斯，他幾乎不能走路，兩個眼都青了，腫起來他幾乎看不見，而臉上還堆着血。

高林走到我站着的屋內；守衛碰着皮鞋給他立正。高林把手交叉在他那巨大身體的前面，威然地對我立着。他問一個守衛，「這人在這裏作什麼！」「賣國！他的住址被一個不合法的團體利用着，他有偵探的嫌疑。」

高林轉過來問我，「這材料在什麼地方？」我回說「我沒有東西」。高林說「胡說」，又把聲音提高，說；「哼，



戰爭是戰爭。你自己的年歲也大得應該知道你自己作的什麼事。」

突然的忿怒抓住了我，我嘴唇顫着說，「總理先生，在戰爭中你會容許你的囚犯受這樣的待遇嗎？」他很驚異地看着我，裏接着說，「會教他們好生待遇你。」他轉過去就帶着他的官員走出去了。一個警官向我跑過來說，「你說那話是什麼意思？把他帶走！」我於是就被拳打腳踢的推出屋外。

我隨時還是受拷打。他們對於我的興趣似乎是減少了！究竟是因為新來的太多了。

二月中的一天，過道裏有說話及脚步声。一個門開了，有人說；「士爾（Schae）起來，預備離開這裏」。我能聽到有一個停在院中等候的汽車的聲音。我從窗口望出去，爾以看見士爾（他是某黨中央委員之一）和司坦福爾（Steffel）（以前 Red Air 的領袖）及其他兩個我不認識的人。同一天，無線電播音器宣布他過四人「企圖中途逃跑的時候」槍斃了。我是天天看着士爾的——他的囚室正對着我的囚室，他的身體經過虐待，就連十碼都跑不動。

日子，星期，月份，流水地過去了。我被移轉到一個集中營去。在那裏過了八個星期，在被警告不得洩露我過去的經驗後才釋放了。

# 教育從業者底信仰

王西徵譯

本文譯自本年五月號的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作者為拉普 (R. B. Uzee Raup) 博士，現方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

美國從一九二九年以來，思想界也漸漸恐慌起來，本文便是反映這種恐慌而產生的。文中敘述對於兩千教育從業者信仰的調查，分為「進取」與「保守」兩方面。因為沒有見到調查的報告，所以不知那些答案是被判為「進取」的，那些是被判為「保守」的。但是讀者從本文裏總可朦朧地看出美國的教育思想界有建設向新時代「進取」的信仰之要求，而且這「進取」的信仰是介乎「保守」與「過激」之間的。此外還可以領略到美國教育上慣用的科學方法。

本文發表後，惹起了白格萊 (William C. Barley) 博士底與會，寫了一封長信給拉普，極盡尖刻之能事；拉普也回了他一封；這兩封信，也許可以繼續譯給讀者。

現代教育上極有力的人物，教師們底教師，信仰些什麼呢？教育對他的是什麼意義？假如他能有傾向，那末哪一種的社會，哪一樣的人們是他所情願培植的呢？這些問題，早晚是須得解答的。目前是公共教育緊張的日子。傳統在被挑戰，教育者底方向之檢閱較理想更為切要。

學校支持之無力，已成爲週知的事實。這並不完全由於經費底拮据。外界和教育者自身，都在企求一種更完善更清楚的教教育概念。現代的世界是處於過渡的情況下。工業，經濟政治理想，社會哲學，以及教育觀點及目的之變遷，已動搖了前代底習慣及光榮。因此，教育者對於自己底思想和信仰必須具有警覺。

當社會和教育都順利前進時，理論與信仰都不是那末深入人心的。但是，當一切方向在混亂，目的與手段在衝突——情形如今日——教育理論便一定算是重要的了。今日美國許多思想界的領袖，顧慮到教育哲學之切，爲這個時代所權見。教育者須審核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立場，向什麼方向展開眼界。這時機是成熟了。

本文大部分根據與「全國師範教育調查所」之聯合的研究。當提出調查綱領時，便決定應該專一部分去研究教師訓練的指導者對於現代教育之有生命的關懷究其何等信仰及觀點。這些指導者是美國底樞紐人物。它們底影響，堅定而平靜地注入全國每個學校，每個就學的兒童。它們底信仰，

嚴格說起來，就是對於美國國家之有生命的關懷。

但是，考察教育者底信仰是可能的嗎？進行上的困難是有的，不過試驗却是作了。這個試驗，是出於「調查所」和全國兩千多師範專業學校的指導員底合作。方式是：製定一種調查表，分送給兩千多的師範教育機關，徵求答案。調查表底內容是列舉出七十九條命題，答者要注出贊成或反對的記號。這七十幾條命題是由三百多條裏結合組織出來的精華，那三百多條，則是由教育的和社會的關係上，廣為搜羅而產生的。命題代表着人們曾經爭執且正在爭執之點，或宣示着教育上目的與手段間之混淆及衝突。

七十九條命題，可別為七大類。每類之下有十個至十二個命題。例如：有一類，可標為「學術的與直接的生活」，用意在于引出答者對於教育事業底程序之見解。這一類中有十二個命題，反映着這類中所有的十二種關係。有些命題是標語式的，如「教育應根據起於生活經驗之需要的事物而進行教與學的工作」。有些命題，語句是不甚普通的，如「依據最低限必要的教材，充分正確地釐訂教育程序，並預言這會適合現代學校青年底需要，是不可能的。」另有些命題直接表示對於一種問題底解答，如「由數州教育官廳所舉行之統一考試制度，在美國公立學校中應廢除之。」這十二個命題，在調查表中並不聚集在一起，前後散見，沒有分類的次序，回答者是不自覺他在抉擇哪類命題的。

這樣的答案，我們不僅可以知道答者對於某一命題底意見，並可知道他對於哪一類命題以及全體調查之意見。

爲了解釋那些答案，必須借助於「保守」和「進取」這兩個概念。由於這兩個名詞之相對性及其所附的情調，特規

定其意義如下；「保守」係指對於傳統或現狀存信仰或實踐上都拘泥着。「進取」係指在信仰及實踐上對現狀多少都在揚棄着。

這種解釋，自然仍會引起對於「保守」及「進取」有着偏執的人底反響的，但也無傷於發見之正確及調查者底謹慎。爲了認識那不可避免的偏執，便採用了進一步的辦法；請下將近三十位的教育教授作答案，它們都堅強地站在「進取」一方面。

自然，三十位教授底投票，不能算爲標準，祇可作爲它們對於美國教育同業者提供的意見。由於它們對於這調查所持的態度，它們曾有力地同同伴說；「我們對於這嚴重的事件是如此確立我們底信仰的。你們底立場在哪裏？爲什麼要那樣？」

總之，這調查是可以使我們比較彼此底觀點的。它將今日深重地影響我們進行的方向的那些職業思想問題提出並陳示在當前。

現在且簡述那七大類別。指明教育程序的那類，學術的與直接的生活，前已舉過。第二類，更爲普通，爲對於生活及教育之靜與動的現觀。靜，指永恆之底層，深憚於信仰，制度或政治底變動。動，認定變動爲向可誰的完善之開放。

第三大類，爲對於科學方法與心力的信任。科學方法即指簡捷地由科學的途徑趨近社會的及教育的問題，心力，則指訓練，發展，並運用心所具有的哲學的，理想的能力，運用由內部建設的觀點，原則，目的，方策，以及其他更精微的能力，以尋求事實。

第四大類，爲個人主義與集團主義。前者在已往的一個時代深入於美國的生活裏；後者是一種社會的，集體的見解與態度顯示人類關係之一個新時代底曙光。

第五大類，爲人類底本質與環境。信仰本質者，認爲人類一切較高級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皆可直接由人們所具的本質特性裏追溯其原因；相反的信仰則認爲大部分本質發達的途徑完全是合理化的。這種觀點之極端的形式，則認爲從全體上着眼，便不須區分本質與環境，一切性行都是活動的，前一階段的交感就是引起另一階段的交感底條件，如此遞嬗下去。

第六大類，爲被動與自動。主前說者，相信個人是被動的，接受的器物，學習祇是合式地盛在裏面。主後說者，相信個人是自動的，重組的，改造的主力，將陳現於自己之前的事物，從紛亂中統一起來。

現在，說到最重要的第七大類，那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二元論者對於個人底本質，持身心兩分的論調；反對者則依歸於不同的概念，認定人是具有組織的統一的生物，整個地和自然向定數的宇宙活動。

如此，這包涵了社會與教育的歷史中之典型的，問題的中心之七大類命題，便深深地從現代人類經驗的洪流裏經過了。

其次，論到調查的發現。首先我們要問：在這七大類中，哪一類接觸被調查者底理想最深呢？哪一類可以舉爲最基礎的，使其他各類都隨之變化呢？很值注意的，那是第七類，關於個人與自然，心物二元與自然主義的統一。就是說，一個人能注意到人與自然的關係而確定其信仰，便樹立了一

個一好的指標，使其他關係，皆依之而定。他若在這基本上是保守的，在其他關係上便也保守；在這基本上是進取的，在其他關係上便也進取。

這個發現之正確及範圍都是極可信的，它將引起我們關於師範教育政策之可注意的理解。作者本人由於對這發現之相信，在講授教育哲學時，已較從前特別着重此點。假若我被限制對師範生祇講授一件事，這件事又須在受教者作人，作教師的生活經驗中發生最大的影響，我必定選擇人與自然的關係這題目。我久已覺得這是一個引起學生最銳敏最熱烈的注意的問題。它們感到了。或者，在這回的調查裏，我們可以找到一部分的理由。這類命題較其他各類是易於在鉅大變易的人類經驗中發生影響的。

但是，也不能說一個人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了很好的理解，便算得到對於其他一切事情都具有定見的保障。更真實的解釋應該是：假如他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有了很好的理解，他便到了一種地步，即當他沒想到其他情境及命題時，會使他趨于廣博，深入，和堅定。

第二個發現是由五種不同的回答者之比較而產生的。這五種人是：教育教師，藝術及語言教師，社會科學及歷史教師，行政人員，自然科學及數學教師。在不同科目的教師之間，對於進取底見地有 度上的差異麼？

大體說，藝術及語言教師和自然科學及數學教師，很明顯是保守的。這應該引我們對於這些科目底要求重新考慮。社會科學和歷史教師也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樣進取。五十人中，纔有二十位是較爲進取的。

次於教育教師，是學校行政人員，最爲進取。就這次的

發現而論，我們對於此點，惟有推想一些理由。通常，行政人員是對教育較有研究的，但是也不盡然。它們之入選或許由於對各種關係具有較透澈的把握，但是重要的差異也是有的。結論上的明顯之點，是：對於縮成人們底信仰與思維，怎樣信仰與思維，以及把握和擁護什樣的觀點，職位是最有力的影響。那是很清楚的，行政人員要忠於他底職守，必須具有廣大的目光。功用的需要會使它們審視到自己底教育觀點。

不過，這部分行政人員，也僅是較前述那保守的三項人員稍為進取。較教育教師之進取，相差尚遠。這裏就顯然有了問題。教育教師這樣的卓越，是什麼意義呢？其他將近四分之三的教師對於今日之嚴重的教育及社會問題不會澈底地思考過麼？因為要時時顧及教育的實施，而這些問題在國內，在整個教育界，都形成衝突與混亂，它們是應該有特殊的效量的。難道那四分之三的教師對於這些問題與衝突的感覺是太不靈敏的麼？它們佔了指導員的多數，就是在對學校及政策的影響上也是有力的。但是，祇有少數的教育教師表現了這重要的趨勢，覺悟並欣然在教育裏擔負了這些問題。祇有一部分覺悟者，就夠了麼？

這自然不是說，其他教師都不會有很完善的準備與「進取」的態度，但是它們對於這重要事件確不會好好想過。

目前，師範教育機關底教材及技術科目逐漸增加，教育科目在時間及重要上都減縮了。無疑地，這是嚴重問題。普通教育科目不會合於理想。但是這科目底指導者之「進取」的投票，是不稍減其重要的。假若這次的發現是正確的，則注重教材及技術科目而減縮教育理論之研究底趨勢便不能認

為適宜。

第三種發現對於教育是特殊重要的，那便是所謂見解的堅定。有些答者能認清在各個觀察間的關係，使自已不致於發生太多的矛盾。有些則很容易發生矛盾。

個人底定見缺乏，不能遮斷為智慧的過失。能看清思想與作為間的關係，相當於對行為的真實關係予以生氣。若是對於這行為關係沒有敏感，是很容易將想要作好的事作壞了的。所以，對於關係的敏感，是一種道德的責任。定見却是指導這敏感的標準。在這個調查裏，缺乏定見，等於對職業之喚起道德的責任挑戰；對職業之引起觀察信仰與作為的關係的機會挑戰。

第四種發現是隨着第三種來的，可名之為「是」的趨勢。即好些答者都站在贊成命題這一面的。假若命題是堅定的，正面的，答者總趨於劃「十」號。假若這命題答「是」的趨勢不如答「否」，則劃「十」號的比數大約相等。

「是」的趨勢，或許是表示對主要的分別之覺悟的，活動的批評觀點之缺乏。

用相似的調查表，還可以調查這些被試者關於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的見解，和它們對教育的見解相對照。

（譯者案：以下尚有作者引用 Harper 底報告，及比較陳述，因無新意，略去。）



# 一個女劇員底生活與創作

張曉梅譯

這是在蘇聯戲劇界最負盛名的藝術家格麗賽女士的一篇自述，內容不是紅嘴唇與粉大腿的浪漫史，而是女劇員在戲劇中如何創造的鬥爭史。她提出許多新問題，頗值得有意戲劇者的注意與研究。格女士現在革命劇院工作，革命劇院舉行十週年紀念時，格女士曾由政府決議贈給「蘇聯藝術家的勳章」

譯者附記。

我的過去是灰色的，無興趣的。我不是戲劇世家，先輩中無有任何值得記載的，我對於戲劇從無有過爛漫的幻夢。總之，我的過去并無有像人們讀女劇員傳時所得的那種愉快。

我入戲劇界完全是偶然的。我生在一偏僻野的小城中，幼時從未到過戲院，自然更未有過任何上演。生活對於我是艱苦的，我兒時的幻夢只是圍繞着一個問題——吃飯此外還有一個願望底幻夢：羨慕到學校讀書的女孩子們，但只是羨慕并不能使我有學習的可能，她們攜着輕鬆的書包上學，而我只有攜着沉重的瓶籃在各商店內奔波。在我對於兒時的記憶中還遺留着一種與男孩子們爭吵的愛好，他們給我起了「尼古拉士兵」的外號；還有父親底大破鞋我時常穿着走。我對於大鞋與爭吵的愛好一直到現在在劇場上還是忠實地保持着。

我的家庭底生活是與革命聯系着，一九一七年我們移到莫斯科居住，我在一家軍服工廠內找到工作。七月革命時我的姐姐攜帶着我——還因為任何細故不斷地咒罵着——到「公社

俱樂部叫我在那裏售賣政治書報。我可以勇敢地承認，正是在那些天內——那時我十三歲——我從新降生了。因為我在俱樂部內工作時，我第一次與人們與文化，與生活以及與鬥爭接觸。俱樂部內時時舉行熱烈的群眾集會，生活沸騰着熱情與快樂那時正是熱烈的十月革命底開始。

在這俱樂部內我也第一次與對於我是新鮮而奇特的世界接觸——與戲劇接觸。我看到了「薩娃」與「我們生活底日光」等劇。

後來我在一家化粧品工廠工作，又在一家咖啡館內工作過，但是我已開始每天晚上去俱樂部了。有人介紹我加入音樂組，我們在那裏自己學習革命歌曲。俱樂部內也有一戲劇組，但是我從無夢想過加入，因為我臉上有痘址，不美觀，同時我說話帶着討厭的猶太語調。

後來這一戲劇組改組為無產階級文化劇團區分會，有人向我建議學習詩歌，準備考試。我學習了「爸爸，爸爸，我們的網」這一歌曲，鼓起勇氣，參加考試；結果落了第一切都是為了討厭的音調與說話不高明的原故。但是我很執拗，

繼續去俱樂部。同志們同情我的愚試，讓我作為自由旁聽生，教授發音的女教師告訴我：「你不要想作女劇員吧；是值不當的；這是一條困難的路；但是壞音調應該消除，俄國話總是應用的。」我依從了這個計策，開始以這樣的熱心學習與練習，人們簡直把我視為模範了。

無產階級文化劇團同這個俱樂部對於我不但是一個戲劇學校，而且是一個知識底學校，甚至於成了我的老家。白天裏作工，下工後我到普通訓練班去，晚上便在俱樂部中。一切我的思想都在那兒，我與這個俱樂部共同度着我們國家底一切歡樂與煩惱。我用一切毛孔呼吸着，急切地追捕過去生活底不足。我開始參與社會工作了，曾被選到區蘇維埃中。一九二一年我成了青年團員，領導一個支部。誠實地說，我很少想到戲劇。「你主要的要成一個青年團員，一切別的靠後」這是我們支部的立場。一九二五年時我的工作才「有此職業性質，我加入的戲劇界，我完全覺悟到，戲劇工作應該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就這樣地加入了戲劇界，對於這樣複雜的工作從無有準備過。」

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劇團內有很多的教師與很多的「系統」。彼此互相眩惑。我很少懂得。人們教給我一切東西。教給我古代的姿勢。下意識地隨着迴轉。人們強迫我演習；有時應該扮一隻蝴蝶翩翩地飛翔着，有時我應該扮演，坐在一條飛龍上，飛到任何處去……但是我不願飛到任何處去……我狠滿意這種生活，用全力去開創牠。

終於會見了一些人，牠們揭散了全部的戲劇底雲霧，開始以廣大的職業知識與我解說，在戲劇上應如何與作些甚麼。這時我才在腳底下紮上了穩固的根基。

我應該一般地說，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劇團的整個時期內週期式地或「被稱讚」，或「不被稱讚」，那是以教師如何來定規的。但是那情形非常的多。有時人們很憤慨地使我落選，簡直要把我磨成粉末，或者人們數月之久不注意我——牠們不認識我。有時人們又將我當作他人的模範，當成展覽會底陳列品一樣地圍繞着我，以種種可能的形式鼓勵我——人們突然地認識了我。從走入同劇界的第一步起，我便陷在一種這樣的漩渦之中，忽而熱，忽而冷。這樣使我開始習于氣候底變換了。

我對於戲劇性質的觀點也是這樣形成的。自然這種觀點只是模糊地從忙的探求中得來。我可以說是「自動的」。但主要的是被觀客訓習出來的，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劇團的顧客與其他劇場的不同。是觀客們促使我形成了那種工作方法。牠對於有他種顧客的其他劇場或者不適用。這一切都不是巧妙地臆造出來的，而是有機的。當上演時我以青年團方式向觀客致禮，與他用「你」字稱呼，如同與支部中的男女同志們說話一樣。劇員對於觀客用「你」字或用「您」字說話這種區別對於我是可注目的。如果演奏畢德奈（D. Medvedev），名著作家，他對於讀者總是以「你」字稱呼的）的著作品時，發現出由于聽眾份子的不同，構成兩種極端的互相矛盾的現象。從「我們是一道的」感觸（特別是在俱樂部與軍營等處，觀衆與演員間的異己性與冷淡性已消失，而確能我求出一種共鳴的話時，便易于表現出這種或那種思想，易于紹介這種或那種理想）到那種冷酷的感觸，這時在我面前是不快的咬着嘴唇的聽衆。因此上演時我不可避免地充滿着鬥爭情緒。

「各時具有各時的歌曲，每個歌曲具有各自的形式。」我認爲，新的生活，新的內容與新的觀客要求新的形式與新的工作方法。演員們應着重這一問題。因爲不應簡單地適應牠。不應簡單地與機械地適應「童子軍」或「青年團員」的角色，而是要從演奏底新奏量上着眼。

人們願意「用你字」來演奏這是說願意接近觀客；人們願意「廣泛地」演奏——爲許多人而演奏。人們願意找求鋒利的清晰的表演方法，願意「生動地形成新藝術，使牠不但能够「擔負起」，而且在完全一定的方式內「擔負起」，此新藝術應是一種鬥爭與工作底擔負者簡，短些說，傳達一種意志底擔負。」（引用畢德奈語）

是的，曲調，脚本與演奏底新質量是必需的。

自然，這種是與某些人底趣味，習俗與傳統性相抵觸的。人們是道德化與保守化了，從曲調底計劃中去掉這種或那種，而不至費些腦筋探討一下，這一切是甚麼發生的。

這是一條很困難的途徑。但是如果相信這條途徑，不顧一切阻礙，而牠又正是一條正確道路，那便應該怎樣作呢？這應該深深地思索；恰恰是現在我願意試圖在「一般通俗的」與「靜的」方法範圍內演奏，雖然我自己也不能完全保證，這樣是否必需與正確。我只知道一點，許多情形迫使我這樣作。此外我力求不要忘記我的出處。

自然我不諱談我的缺點與個別錯候，但是現在我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將我所領受的及研究的那種法與職業戲劇底那種方法聯系起來的試圖，我以爲，這種（非機械的）聯合應該是有效果的，雖然我們暫時還不懂得在一方面 得不了甚麼，但在另一方面也損失不了甚麼的情形下聯合這些方

法。

當我一九二八年加入革命劇院時，我是第一次走入職業劇院。

我在革命劇院的工作與運并不是很成功的，因爲在這新年的工作中我只扮演過五個戲劇的主角與四個配角。這當然很少，但是惜乎一切現在的女劇員底與運都是這樣，一種由于女性上演機會之缺乏所限定的命運。這是一種很危險的現象，因爲如果停止不前或進展遲緩，實際上便是向後退了。

關於前兩次的主角，我想說出一些時時浮在我腦際中的意見。我們要顧慮到，一些批評家喜歡把每個表現出來的意見認爲是劇員工作底已發揮的計劃；但是我却限制地說，這裏并不提出這個任務。

我曾試圖在格萊菲拉(Greif, 格萊色夫著的劇本)中的女主角譯者)這一角色中解決一種新的女主角之形態底問題。

在舞台上是一種女主角底標準化的典型統治着。觀看女青年團員與女工們底舞台形態是困難的，因爲她們具有舊者底一切氣質。這是各種形式的小布爾喬亞的或布爾喬亞的婦女典型。但是生活道出一種完全不同的話語而一種不能忍受的矛盾便這樣地形成了。由于我對於一切這些以及對於非常美麗的女劇員的內在抗爭，我常常不由地在舞台上變更我的扮像以至于我的脚色這對於我是一種反抗搬在舞台上的甜蜜與妄談的反應，是一種反抗女性玩物與女吸血鬼的反應。

但是這只是事情底一方面，而還不是最重要的方面。但

是在我揣摩我的角色時，這種從主要問題中產生出來的次要問題時時伴隨着我。我的工作底某小部份時時被應用在某種戲劇問題底解決上與爭取這些問題的鬥爭上。數天以前我以最大的興趣讀到馬雅克務司基(Markowski)的作品：「：扮像應該是有目的的。這是說，如果探討一種大的題目時，應該將個別的小的地方也應用在鬥爭上與文化的鼓動上。」（見『如何去寫詩歌』）

現在，主要的是在格萊菲拉這一角色中表現出一種「混合典型」，表現出那些在十月革命後群起觀察生活舞台的勞動婦女底代表者。她在她的群衆中表現些甚麼？是在西歐電影中或在鶯聲燕語的女主角底形態中所看到的那種美麗與典型嗎？不，然當不是的。牠們都是些平常的灰色的婦女形狀。幼時底過于疲勞的勞動已使她們的面孔成爲悲想的與無血潤的了，已使她們的手成爲胼胝的了。那裏女性的神秘又在那裏？我在伊里奇的大著中讀過：「：占人類之半的女性在資本主義下是受兩重壓迫的。」：「她們如在家庭的奴隸制度內，成了「家庭奴隸」，她們被最瑣碎最卑微而對於人類又最無興趣的烹飪工作與根本被個人的家庭工作煩累住了。」這就是我對於格萊菲拉這一角色底工作的藥方。

但是我那時候從公開處在舊傳變底勢力下的人們那兒聽到些甚麼意見呢！一位批評家寫道：「：對於格麗賽女士所扮演的格萊菲拉底扮像實難同意；爲甚麼要將格萊菲拉這一角色扮成一個醜陋的粗野的人呢？：」

從照像師那兒要求種種花頭，這已成了一種習慣。一位不懂花頭的照像師必然會破產的。但是我以爲，在戲劇上不應該這樣。在藝術內根本不應該有謊言及諂媚的。

至少我不願意把格拉菲拉扮成一種廣告上的美女。我現表演出她是怎樣攀登生活底階梯。因爲事實上這是一種艱難的悲慘的過渡，而正是變動底與發展底這種概念對於我這大的表演是重要的。一種不甚開化的，被鞭笞着的而又被工作弄至疲勞不堪的婦女如何在生活中尋覓正確途徑與力圖自立——對於這種不很希少的場合底瞭解是很重要的。應該將她的漸次發展，這種發展底途徑以及一般發展路線上底阻礙因素闡明出來。

新英雄底這種實例！牠們不是踏着高蹠走的，不是站在群衆之上的，而是產生自這些群衆中，具有這些群衆底一切氣質，依然是群衆底一部份！我們在生活中非常之多。這使我們回憶起察巴葉夫與伊里奇底描寫。所以我這樣揣摩格萊菲拉，因爲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新的女英雄。

現在人們會說：啊哈，因此就應該時時表現着醜陋的扮像嗎？自然不是的。這完全視材料如何而定。自然我要把一九三二年的女突擊隊員完全扮成另一樣。因爲每種扮像在牠的畫譜上可以前進地或後退地來處置，這是說站在此種形狀是從那裏以及向那裏發展的觀點上來處置（或者能够把二者聯系起來。）

這絕不是一舉即成的一種途徑是很困難的，因爲這是一條新路。（一位管理國事的厨婦比一位控制茶具或丈夫的美婦難表演的多！）

關於（歡樂之街）劇（薩爾希(Schulz)著）中的吉克西（Gicksi）這一角色對於我也是困難，因爲我從前演過這種類似的角色恐有重複的弊病，同時吉克西在開演時便處在極端的緊張性中（交付小兒），用她的對話與脚步無遮藏地表現出來。

吉克茜是一個剝削者，是利欲薰心與私有制度概念底表現者，她固執着（我是主人）的口號，適合着各種情形表示出各式各樣的假善與虛偽以保持她的假面具。

我絕對找不出對於這種形像的辯解，自然在戲劇藝術上能够使她柔和一些，但是我對於她簡直表演不出（熱情的）人類的感觸。我從未有過以這樣的厭惡心與憤激心揣摩這種角色。人類底這種恥辱在我的內心中引起了一種這樣的厭惡，牠被著者這樣露骨地描畫出，簡直應該在完全現實主義的方式上表演這一角色；甚至於應該拋開一切滑稽的可笑的動作。

但是當我聽到讀到，我表演的非常滑稽，這是一顯然的滑稽劇，這些是（屬於古董陳列所的無聊的老嫗底滑稽的惡劇）等等意見時，我是怎樣地驚奇呀。

這迷混了我；使我失了常軌，在上演時以大的內心興奮來表演，企圖在表演中有所變更。

顯然地，人們對於一切可以有不同的解以及所不同的眼光來看。但是與常人相較，這類婦女——她將永遠如是——由我們看來是屬於（古董陳列所）的。具有這種心理與這種行為的人對於我們永遠是可怕的醜惡的。

戲劇是有權利誇張的。而且是在最不同的度數內的誇張，從稍許顯露出的暗示直到露骨的誇張戲劇底本質強力，優點與特點也正是在這裏面。高爾基著的（布里柴夫）(Brychayev) 中的喇叭格哥爾著的（蘇巴克維支）(Sobakewitsch) 中的大魚以及科爾維茨的勞働者之手不都是帶誇張性嗎？這些誇張性甚至把藝術中的現實主義認為希特了！馬雅科務司基曾說過，「戲劇不是鏡子，而是放大鏡。」是的，把小

的事件變為大的事件是戲劇底能力。

如同在顯微鏡下觀察人類的經歷與苦痛一樣，對於誇張性與滑稽也開始吼叫與感歎了。

我們拋開這些吧，因為生活將會更顯明更強大。

我們努力地追逐着這裏或那裏，追逐着生活。但是我們應該與牠步調一致。我們劇員是特別的困苦。我們的工作條件要求我們，整天價如同騾馬一樣匍匐在劇場底牆圈裏甚至晚上都無時間讀報。而我們又非需要一種理想的生活不可，如同密海爾科爾曹甫 (Michael Kalnow) 一樣。他今天在拉散地方集體農場底市場上。明日會跑到巴黎哥爾古洛夫奇案內；今天他參與紅軍底大操。明天他又在聽柴特金在議會中致開幕詞了。：我把裏想底標準看的太高了；但是這在原則上可能範圍內應該是劇員之生活表演底最嚴重的問題。